



# 匆匆那年

Fleet of Time  
……  
【全彩电影纪念版】

九夜茴 | 著

JIU YE HUI | WORKS

下

人生如此短暂，只来得及爱一个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www.jshfwy.com



# 匆 匆 那 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匆匆那年: 电影版 / 九夜茴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2014.12重印)

ISBN 978-7-5399-7813-0

I. ①匆… II. ①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3651号

书 名	匆匆那年: 电影版
著 者	九夜茴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刘昕婷
文字校对	郭慧红 陈晓丹 孔智敏 文艳丽
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
摄影	Sam Tsao Moire Chiao 李景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7.5
字 数	656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4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813-0
定 价	68.00元(全二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2014年12月全国发售

九夜茴最新长篇小说  
《匆匆那年》姐妹篇

# 曾少年

最后的青春史诗

年华中，他们历历在目

老去之前，再读一遍我们的青春

“这大概是我最后一部青春文学了，还没想好怎样变老，就先去说说我们年轻  
时的那些故事吧。”

“这部小说几乎写了我成长中遇见的所有人和他们至今为止的所有人生。”

“他们叫曾少年。”

——九夜茴



方茴说：  
“再见……我们再见。”

卷六  
离别

004

方茴说：  
“长大之后总会学不一样的功课，  
走不一样的路，遇见不一样的人，  
我们根本避免不了分道而行的命运。”

卷七  
遇见

075

方茴说：  
“年轻时总是爱做互相伤害的事，  
最后我们都很绝望，  
因为我们知道，  
能拯救彼此的只剩下分开这一种选择。”

卷八  
分开

148

方茴说：  
“我真的很爱过，  
也真的很恨过，  
可是那些爱啊恨啊就那么匆匆过去了，  
现在想想我其实并不后悔，  
如果再让我选择，  
我还会那么爱一遍……”

卷九  
匆匆

245

午夜梦醒

番外  
上

258

晨光初下

番外  
下

279

匆  
匆  
那  
年

讀





方茴说：  
“再见……我们再见。”

卷六  
离别

004

方茴说：  
“长大之后总会学不一样的功课，  
走不一样的路，遇见不一样的人，  
我们根本避免不了分道而行的命运。”

卷七  
遇见

075

方茴说：  
“年轻时总是爱做互相伤害的事，  
最后我们都很绝望，  
因为我们知道，  
能拯救彼此的只剩下分开这一种选择。”

卷八  
分开

148

方茴说：  
“我真的很爱过，  
也真的很恨过，  
可是那些爱啊恨啊就那么匆匆过去了，  
现在想想我其实并不后悔，  
如果再让我选择，  
我还会那么爱一遍……”

卷九  
匆匆

245

午夜梦醒

番外  
上

258

晨光初下

番外  
下

279

# 卷六 离别

Fleet  
of  
Time

苏明成

“再见”——我们再也不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Fleet  
of  
Time  
.....

1. 考试科目名称 **申论**  
2. 考试起止时间 **14:00-17:00**  
3. 试卷本共 12 页 答题卡共 12 页  
4. 确认通过工具考卷袋内，并核对指定页码。  
5. 试卷须经监考人员允许后方可离开考场。  
6. 答题卡上用蓝色墨水，不在规定区域作答无效。

匆 匆 那 年

2005年春节，我和方茴一起回国了。

那时候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对贫困的抗战基本胜利，偷窃导致的自然灾害也已熬过，形势一片大好，我琢磨着接下去怎么也该搞搞四化，向前大跨步发展一下了。

其实以我当时的经济能力，我本来是不准备回国的，但听说方茴要走，我就咬着牙一起买了机票。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总有不切实的感觉，拢得住人却不一定拢得住心，所以我决定回自己主场，我的地盘我做主啊！

出发那天我帮方茴拎了她的所有行李，Aiba送我们到门口，一脸淫笑地说：“张楠，你丫诡计得逞了吧？”

“没没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特谦虚地说。

“方茴，要不你就从了他吧！看丫天天献殷勤那样，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Aiba揽着方茴的肩膀说。

方茴低头笑了笑，我放下行李，拽开Aiba的爪子坚决捍卫自己领土：“嘿！吗呢吗呢！勾肩搭背成何体统！我们俩的事，你瞎操什么心呀！”

“哎呦呦，还‘我们俩’，人家跟你了么，你就‘我们我们’的？我帮你说话你还不领情，



真是狗咬吕洞宾！再说，我们姐们抱抱怎么了？跟你才危险呢，指不定哪天你擦枪走火，兽性大发……” Aiba 搂得更紧，挑衅地看着我说。

“滚吧！跟着你才不放心呢！我们方茴和你可不是姐妹！你快找和子去吧！”我把方茴拉到自己身边，她稍稍挣扎了一下，便不再动换。

我们一路笑闹着走下楼，我特意去和那个韩国眯眯眼英浩打了声招呼，当时他礼貌却黯然的的样子让我浑身舒坦，不自觉地跟人家拜拜了好几次，按 Aiba 的话说非常之小人得志。我也没理她的挖苦，我觉得那天自己和方茴的造型很夫妻配，左手一只箱，右手一只箱，要是背后再来个胖娃娃就更完美了。

直到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方茴才幽幽白了我一眼说：“你这人太没正形了。”

“是你太不进盐入味儿！”我笑笑说，“就我这么念叨，都不见你感动一下什么的。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脑袋能开窍，拿着旧船票上了我的贼船！哈哈，我一定不介意帮助无辜少女！怎么样？还不把我列为第一候选？”

“我考虑考虑。”方茴垂下眼帘说。

我本来以为方茴一定会无视我的戏言，或者埋怨我的轻浮。她的这个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每个字音在空气中几乎飘荡散去，才进入了我的大脑。

“考虑多久？”我愣愣地问。

“嗯……”方茴好像很认真地思考我的问题，“三……五年吧。”

我悬着的心却因这句不靠谱的话踏实了下来，拐了一个弯，她果然还是没有当真。

“三五年？大姐，到时候你多大岁数了？我们男的可不怕老，越老越值钱！你们女的耗得起吗？”我笑着说。

“那怕什么，小十年我都过来了。”方茴有些寂寥地说。

她平淡的语气让我悲伤，我扭过头，看着漂亮的城市在我们身后不住倒退，两旁的景色模糊一片。我想是不是时间也过得像这么快，悄悄在人身上留下痕迹，然后再模糊了从前。因此方茴就这样，带着满满的过往味道，来到了我身边。而三五年之后，她会去哪里，那里还会不会有我，我一无所知。连自己的未来都无法确定的我们，又怎样去抓住别人的未来呢？

真正踏上北京的土地，我们都深深地吸了口气。望着身边的方茴，我有些欣喜。



不知道为什么，和她站在这里我觉得很微妙。她也看了看我，秀气的眼睛闪过了同样的神色，随后我们一起相视而笑。

在机场我见到了方茴的妈妈。徐燕新一看就是个精明的女人，从头到脚的装扮都无懈可击，透着一股子厉害劲。她刚一见面就以一种特别的眼神打量我，看似随意的闲聊中，不动声色地就摸清了我所有底细。我自认为落落大方，回答没什么纰漏，相谈算不上甚欢，但我也没多在意。而一旁的方茴却有些不自在，她拉拉徐燕新说：“妈，你别总跟查户口似的行不行？什么家住哪儿，父母干什么的，烦不烦啊……”

“这孩子！我就是和张楠聊聊天，哪像你说得那么夸张！”徐燕新笑着说。

难得见方茴替我说话，我挺高兴地说：“没事，和阿姨聊天挺有意思的！”

“就是嘛！张楠，和我们一起走吧，我送你回家。”徐燕新说。

“不用不用！我自己回去挺方便的！”我忙拒绝，虽然嘴上说得好听，但和方茴她妈在一起的感觉还是挺别扭的。

“那好吧！有时间来我们家玩吧！”徐燕新微笑着说。

“好！方茴，那我先走了！我飞机上给你那纸条你别丢了，有我们家电话，有事找我啊！阿姨再见！”我挥挥手说。

“嗯，再见！”方茴看了看兜里的纸条，点点头说。

我走之后，方茴和她妈取了车回家，两个人一路上一句话没说，徐燕新瞥了眼自己的女儿说：“这是怎么了？谁招惹你了？这么久不回来，回来就没好脸色。”

“没事。”方茴继续侧脸看向窗外。

“嫌我问张楠了？”

“没有。”

“你们都这么大了，两人成双成对地一起回来，在国外也一直在一起，我当然得问问了！我可不想什么时候再突然来个电话，蹦出个男孩说是你男朋友！最后折腾得不过了，非要跑到外国去！现在你已经去澳大利亚了，下回还想去哪儿？这辈子不打算回来了？”

“你提这干吗！”方茴恼怒地嚷。

“担心你！”徐燕新说，“我是你妈！你自己不怕我都怕了！你是走了，心里舒坦了。最后还不是我给你收拾烂摊子！”



“不说这个行么，算我求你。”方茴嘴唇都抖了起来。

“好了好了，怎么还这样子！动不动就急眼，跟你爸一个样儿！”徐燕新看她脸色难看，也不好再说下去，递给她瓶水说，“原来的张阿姨回老家看孙子去了，新来的阿姨是山东的，我怕你吃不惯，晚上在后海那边订了馆子，单屋单席，全是北京菜。估摸着你在外头也吃不了合胃口的，看看，这都瘦成什么样了！”

“我爸呢？”方茴平复下来，喝了口水说。

“去越南了。说是什么生意，非去不可。哼，刚搞出一点名堂他就坐不住，亲闺女回来也顾不上了。当初你奶奶埋怨我不顾家，你也亲他不亲我，现在看看，到底是谁管你多！”

方茴倚着车窗闭上了眼睛，她没细听徐燕新的唠叨，外面渐渐熟悉起来的北京城，让她一阵阵地心乱。

我一回北京就撒了欢，两天一大聚，一天一小聚，和我的狐朋狗友们狠玩了几天，基本就没怎么在家待着。我怕方茴找不到我，一回家就问我爸我妈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答案一直不是我想要的。我明白得很，虽然我总惦记着方茴，但她却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想起我。这种感觉其实特窝火，可是对方茴，我也拿她没辙。

就在我彻底绝望之前，我接着了她的电话。电话那边的声音有点犹豫，细声细气地问我能不能陪她去王府井买点东西。我本来还想拿拿架子，但一听到她那种独特的不自信的声音，立马不经大脑反应就答应了好。我们约在王府井教堂见面，挂电话时说“我在教堂门口等你”说得我特荡漾。这也是我的主意，没办法，北京男孩本性，对姑娘实里卖不了乖，嘴上总得捞点便宜。

方茴那天穿了一身白色的羽绒服，远远走来白衣胜雪，我眼前一亮，直勾勾地盯着她看。

“看什么啊！不认识啦？”方茴在我眼前摆摆手说，在家养了些日子，她比在澳洲脸色好看许多。

“我酝酿台词呢！我觉得不说点什么，都对不起此情此景！”我逗她说。

“得了吧你！”方茴撇撇嘴，独自往前走了。

我笑着跟上她，也许是我自作多情，我总觉得和我待了一段时间后方茴改变了一